

# 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劳伦斯神父的身份与观念

**摘要：**劳伦斯神父作为情节主要的推动者与参与者，未获得学界应有的重视。细致考察神父的剧本身份可发现，神父处于沉浸自我的主人公与代表固有秩序的其他人物之间，是爱情故事半个参与者、半个旁观者。独特的身份与其自身的特性使得神父以反激情的态度支持罗朱的情感，与罗朱对极致激情的追求形成互补与对抗。同时，在冷静理智的态度背后实则暗藏了劳伦斯神父并不全然理性的信仰：他明知命运的无常却依然选择以驾驭时间的精密计划来反抗命运。

## 1 雾里看花的局外人

对于全然的局外人来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从相见到殉情的几天内只充斥着荒谬的情欲，而对于当事人而言是实在的情感交融与灵魂间激烈的碰撞。劳伦斯神父作为戏剧的“见证人与导演者”，是介于“局外”与“局内”之间的。

局外人看爱情的荒诞可在《仲夏夜之梦》中感受到：高贵的仙后因魔法药水的魔力竟爱上长着驴耳朵的织工波顿，使观众忍俊不禁，原因在于仙后没有像罗密欧那样要邀请观众从她的眼睛去观看爱人。激情的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使得其滑稽可笑。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中，莎士比亚运用大量独白吟诵以展现主人公视角下的彼此。观者跟随着罗密欧与朱丽叶才能体会到如梦的爱情滋味。

作为剧中的人物来说，劳伦斯神父从主人公的倾诉与哭闹中可感受到降临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的魔法的力量。神父是这段爱情故事的深入参与者，他了解罗密欧曾对罗瑟琳的渴望：“我这龙钟的耳朵里还留着往日你的呻吟（644）”，是将亲王判决的噩耗宣布给罗密欧的第一当事人，是最终维系罗朱之间联系的唯一联络人。到故事的结尾，主人公向彼此情感与讯息的传达都需经过神父的帮助，没有另一位剧中的人物更能直观感受到主人公激烈的情感起伏。同时他不是爱情的亲身经历者，又是位德高望重、已然衰老的智者，这使得神父更倾向于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保护少年人免受过度情绪造成的折磨。“参与者”与“见证者”二重身份的悖谬使得其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既会用社会规定范式来评价与规范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又会帮助这段隐约违背社会伦理的关系形成。

以劳伦斯神父私下帮助罗密欧与朱丽叶成婚为例，神父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走向与两大家族的关系走向联系起来的次数为两次。第一次是神父刚得知罗密欧已忘记旧爱寻得新欢时，答应助罗密欧一臂之力，为两人主持婚礼。主要原因是两人的结合也许会使两大家族释嫌修好，是用阶级、类型、概念性的利益来支持个体情感利益的合理性。第二次在罗密欧被放逐想要寻短见时，劳伦斯神父安慰罗密欧道：“等我们觑着机会，把你们的婚姻宣布出来，和解了你们两家的亲族，向亲王请求特赦，那时我们就可以用超过你现在离别的悲痛二百万倍的欢乐招呼你回来（674）。”此时社会利益成为过程与工具，指向的是最终罗密欧归时的快乐。主人公双双殉情之后，劳伦斯坦白式的叙述中全然未提及两人背后的家族，只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

也体现了角色的成长：随着剧情的推进，神父逐渐参与进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故事中，共有性的特质被逐渐褪去，例如家族、社会地位、两性关系中的刻板定位等等，相对地，主人公的个体性在神父面前更加凸显出来。若说两大家族、帕利斯和国王是完全的公共性的象征，罗朱是怀有激情抵抗一切枷锁的个体主义形象，那么劳伦斯神父是平衡于二者之间的角色。他不可能全然像主人公一般不顾一切，也不会如凯普莱特夫妇一般对年轻人的情感毫无察觉也毫不在意。神父看到了爱情的魔力，并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这对恋人。

## 2 跑得太快是会滑倒的：过度情感与克制情感的对抗

劳伦斯神父理解主人公的痴情，但也不是完全赞同的。有学者将神父的反对理解为对情欲与激情的反思，认为神父看破了其盲目与非理性的本质，并认定爱情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不具有终极价值。(冯伟 26)。诗人与莎士比亚评论家奥登也对西方激情叙事产生质疑：“殉情与殉道存在本质之不同，前者是一种”偶像崇拜“；而后者则是自我超越。前者向世人宣称：没有了爱情，他们再生无可恋；后者向世人表明：他们愿意用生命为他人换取更弥足珍贵的东西”。这一论断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神父对激情叙事的质疑，但却忽略了角色对爱情本身的肯定。罗朱与神父之间的对抗，看似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对抗，实则是过度情感与克制情感的对抗。先从理解罗朱对过度情感的痴迷开始。要理解罗密欧的疯癫以及对极致情绪的迷恋，需从他对罗瑟琳的迷恋开始。前人研究认为罗密欧的单恋是一种彼得拉克式的爱情，是机械化程序化的示爱，是运用既有的“十四行诗”式修辞来美化与神化欣赏的对象，从中来美化与神化自己。劳伦斯神父起初也是如此理解的，他说：“罗瑟琳知道你对她的爱情完全抄着人云亦云的老调，你还没有读过恋爱入门的一课哩(644)”。这种观点的缺点在于很难解释“对罗瑟琳的爱情”与“对朱丽叶的爱情”之间的过渡。一个沉溺于“十四行诗式”修辞的少年怎会一朝之间拥有一个能够官能感知的自我呢。从罗密欧的讲述中可看出，一以贯之的是对实在接触的渴望。他在描述对罗瑟琳的单相思时运用了大量矛盾修辞法：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在。他无法为自己体验的情绪下任何的定义。无法用任何事物形容或对比，却又在任何事物中都有它的影子。被悬在虚空中，落不到任何坚固的事物上去。莎翁借罗密欧之口称这样的感情为“吃不到嘴的蜜糖(613)”。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饥饿感吞噬了其他所有的感觉，成为了唯一存在的事物。

这样渴望实在接触的饥饿感使得之后罗朱之间的故事会更加极致。罗朱自相见起便引发起过度的情感：“要是他已经结过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631)”。爱情与死亡在一开始便已如影随形。命运与社会的压迫把主角捆绑得更紧，引发起更强烈的情绪。他们的爱被放在天秤的一边与另一边的事物衡量，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感情越发得可被感知，具有实在的重量。对于刚离开童年的少年少女来说，世界变得复杂难懂。就像小孩愿用手、嘴巴的触碰感受身边的一切事物一样，面对更加非实体的精神上的一切，罗密欧与朱丽叶选择，或是被选择，用被称为“爱情”的情感来感知世界。他们并不理解过度情感可能导致的危险与后悔，也不屑于找办法逃离强烈情感带来的痛苦。在罗密欧得知将被放逐或朱丽叶接收必须被嫁给帕利斯的讯息时，两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死亡。他们不会想如何扭转当下的状况，只想释放及时的强烈的情绪，而死亡是人能想到的最极致的感受。当爱情推向极致时就开始和死亡相似，与死亡并行。最终将他们的爱与生命放在天平两端时，他们毅然选择爱情。“灵魂之间瞬时触发的激烈碰撞才是提供存在确据的唯一方式(尹兰曦 86)。”通过对一切长久计划及理性逻辑的排斥，主人公专注于当下转瞬即逝的感受以获得存在的确证。

罗朱二人只存在于时间轴上的一点，而劳伦斯神父总是会跳脱出来看整个时空。“凡事三思而行，跑得太快是会滑倒的（645）。”“不要懊恼，这是一个广大的世界（670）。”时间与空间上的广阔可以稀释狂喜，也可以稀释痛苦。劳伦斯神父希望能指点罗密欧以哲学的高度看淡自己的经历，从而释然。当罗密欧一心寻死时，劳伦斯神父怒斥道：“你的智慧不知道指示你的行动，驾驭你的感情，它已经变成了愚妄的谬见（673）。”智慧是从此刻的情绪中抽离出来并分析所处境况的能力，对已有的幸运抱有感恩、在既定的事实之上尽力获得更多的能力。劳伦斯神父在这种解读下就是“智慧”的化身，他时刻保持对处境清醒的认知，竭力引导罗密欧也能正视已有的现实，并严谨地为罗朱设计相见与出逃的计划。

朱丽叶愿意依托于劳伦斯神父的智慧：“要是你的智慧不能帮助我，那么只要你赞同我的决心，我就可以立刻用这把刀解决一切（687）。”罗密欧显然是不认同劳伦斯神父的智慧的：“我不要听什么哲学！（671）”当神父想与罗密欧讨论其处境时，罗密欧的反应是指责神父未能感受到自己感觉到的强烈情感。在未获得罗朱的完全接受下，神父还是选择帮助这对恋人。他为之提供的帮助与投入的精力很难佐证“劳伦斯否认爱情”的观点，劳伦斯的深度参与也很难解释为因要维护社会秩序、忠贞婚姻等社会正统而做出的努力。神职人员独自主持私人婚礼在当时还是十分罕见的社会现象，之后神父帮助朱丽叶伪造丧礼，帮助罗密欧违抗国王的判决躲藏在寺院中，都或多或少笼罩在违抗社会正统的罪恶感中。神父一系列的努力只能解释为是为罗朱二人做出的努力，也就体现了对爱情本身的肯定。在罗朱婚礼上劳伦斯的忠告很好地总结了神父对待爱情与激情的态度：“这种狂暴的快乐将会产生狂暴的结局，……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太快和太慢，结果都不会圆满（655）。”

### 3 美德的误用会变成罪过：神父的命运观

出逃计划的失败及全剧中的一系列巧合隐隐指向命运的无常与必然，即便如此劳伦斯神父依然多次制定精确到小时的环环相扣的计划，这可理解为一种对命运的抵抗。在劳伦斯神父与罗朱的对话中，主人公从未提及命运一类的词汇，倒是劳伦斯神父常常使用。“你已经和坎坷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669）。”“你的命运在此一举（674）。”“一种我们所不能反抗的力量已经阻挠了我们的计划（709）。”他对“命运”的存在十分敏感，可能与其神学背景与丰厚阅历有关。神父自剧情的起初便已清楚承认命运的存在，但还是选择试图驯服时间与未来，运用精密的计划为罗朱谋取可能的美好结局。与罗朱从来面对命运的“不作为”相比，劳伦斯神父的“作为”会使其具有更强烈的面对命运的无力感。把控准确的客观时间、制定严密的计划可能是伊丽莎白时代现代科学自信力的体现，最终的落败也暗含了莎士比亚对这种精确计量的科学产物的反思。将时间贴上“星期”、“小时”的标签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掌控，就像神父第一次登场时吟诵的诗一样：“美德的误用会变成罪过，罪恶有时反会造成善果（642）。”

罗朱通过对此在的极致关注来从根本上消解了命运——因为未来与此刻无关，命运的狂喜也好悲痛也好都是感受存在的方式。而对于神父来说莎士比亚并没有为他给出面对命运的最终答案。在最终的独白中，劳伦斯神父说：“我的短促的残生还不及一段冗烦的故事那么长（712）。”这一定程度上表明神父承认了罗朱激情叙事的合理性，将当下的感触发挥到极致可以成为一种对抗命运的方式。

结论：劳伦斯神父介于这段爱情故事的局外与局内之间，介于社会秩序工具理性逻辑与个体激情叙事之间，是全剧中最富冲突的人物。他在承认爱情的大前提下，相对于主人公提出了另一种爱情的可能性：罗朱信奉在转瞬即逝的感受中追求过度的情感以体会爱情，劳伦斯神父

通过对命运的抵抗设计多场精密的计划以保全爱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莎士比亚未提供给神父以最后的出路，对劳伦斯神父来说这段故事是实在的对抗命运的失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看来却不是命运的悲剧或是社会的悲剧，因为他们的追求已在对此在的极致关注中达到了圆满。

## 参考文献

- [1]：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
- [2]：尹兰曦.“悲伤的时辰似乎如此漫长”——《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钟表时间”[J]. 外国文学研究,2020,42(04):76-90.
- [3]：冯伟.《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爱情”：从卢克莱修到彼得拉克[J]. 外国文学,2019(01):22-31.